

臺南文學與 臺灣文學史的建構

Defining the Tainan Literature and Constructing
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

文·攝 | 江昺崙

臺南如同一片千層蛋糕

2024 年是臺南開始與世界接觸 400 年。國立臺灣文學館策畫了「文學千層，故事連城：從 17 世紀開始的超時空之旅」特展。近觀臺南的歷史文化，就如同一片千層蛋糕，層層疊疊、交織多元，不同的族群與政權、殖民與移民痕跡，累積了百年的故事與綺想。

400 年前，臺南這片土地有一大半都還是海洋——南有台江內海，北部靠嘉義地區是倒風內海，而眾多西拉雅人就在海岸、平原及淺山附近生活著。1624 年，荷蘭東印度公司被明朝政府從澎湖驅離，於是荷蘭人順著黑水溝南下，找到台江出海口的沙洲，築起了熱蘭遮城。這片土地，荷蘭人以西拉雅的語言來命名，稱之為「大員」（Tayouan）。

「大員」一詞隨著港市發展，概念也不斷外擴，直到清帝國統治之後，將此地改名為「臺灣府」，最終在數百年發展下，成為了整座島嶼的代稱。而又由於清帝國統治 200 多年間，臺南作為「府城」，長期都是臺灣的政治及經濟核心，深刻影響了臺灣文化的內涵。

在這樣的脈絡底下，臺南文學在臺灣文學發展中，佔有相當特別的地位。臺南文學幾乎涵蓋了臺灣文學的各種面向，凡從原住民文學、荷蘭時代文獻文學、明清古典文學、民間口傳故事與戲曲歌謠、鄉土文學、台語及客家文學、眷村文學、性別文學等多元風貌，構成了相當完整的臺灣文化圖像。

例如臺南有著最完整的古典漢詩脈流，從明鄭時期開始，漢文人陸續渡臺，開始透過古典詩歌，紀錄他們的心境與見聞。鄭成功戰勝荷蘭人之後，寫下〈復台〉一詩，描述他歷經國仇家恨，想在臺灣重建父親基業、反清復明的心情：

開闢荊榛逐荷夷，十年始克復先基。
田橫尚有三千客，茹苦間關不忍離。

清代臺灣建立起科舉、儒教的文治社會後，臺灣本地的文學風氣也日漸興盛。住在米街（新美街）的施瓊芳與他的兒子施士洁都高中進士，是臺灣唯一一對進士父子檔。施瓊芳在考取功名之前，曾經在奎樓書院（原址在永福國



1 | 2 1 熱蘭遮城外圍稜堡的城牆遺跡，
遠方是戰後新建的瞭望塔。
2 奎樓書院。

小的臺灣道署旁）寫下〈臺陽上元日奎樓春祭魁星〉一詩，描述詩人在元宵節祭拜魁星的情景，可以一窺當時府城熱鬧繁華的樣貌：

此日剛逢太乙裡，儒風別有辦香陳。
社中福醴元宵宴，樓上文光列宿神。
珠壁五星天闢運，燈歌萬戶地生春。
夜來火樹銀花發，藉卜科名桂杏新。

多元族群，文化共生

在這片臺南文化千層蛋糕底下，沉澱積累著的底層餅皮，是多元的族群文化。千百年來，原住民族在此地生活安居，捕獵著大平原上成千上萬、集體奔跑中的梅花鹿。當荷蘭人來到臺南之時，記錄下了他們健美壯碩、奔走如風的姿態。後來沈光文於 1662 年、鄭成功逝世那一年來到臺灣（有一說為 1661 年），定居在「目加溜灣社」（今日善化）附近。沈光文是最早定居在臺灣島的漢人仕紳之一，因此被譽為



「海東文獻初祖」。而今日南一中的校歌裡面，還有「思齊往哲，光文沈公」的歌詞，用以紀念沈光文。

沈光文來到善化之後，以古典漢詩記錄了當時西拉雅婦女的形象，從詩中可以看出西拉雅人相當喜愛打扮，也可以想像當時西拉雅人生命的美麗與充盈：

社裡朝朝出，同群擔負行。
野花頭插滿，黑齒草塗成。
賽勝纏紅錦，新粧掛白珩。
鹿脂搽抹慣，欲與麝蘭爭。

不過我們將時光快轉到當代，平埔族原住民自 17 世紀的殖民與移民熱潮開始之後，生存空間受到很大的壓迫，而他們被漢人貼上「熟番」標籤後，文化也逐漸走向斷絕之路。身為西拉雅的先裔，萬淑娟寫下了〈生命之歌〉，重新訴說傳承祖先文化的使命：

熟蕃記號的烙痕，尋獲自我，重新定位，掀開本源臺灣另一窗美麗的文化風景，點燃西拉雅未熄的火花，讓新時代西拉雅的生命之歌激盪迴響！

而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族，雖然沒有留下文字，但透過口傳紀錄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們留下的記憶足跡。例如安平港旁邊有一座「札哈木原住民公園」，就是在紀念這片土地上，曾經也是鄒族人的生活範圍，他們可能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，沿著曾文溪流域進行貿易。現在阿里山上有些鄒族部落，還有著曾經跟「紅毛」（荷蘭人）互動的傳說。

這些故事述說著，臺南（或臺灣）自始就是一個變動、多元的移民社會，每個族群來到這座島嶼，追求一己安身立命之所，我們唯一共



安平金小姐母女的雕像，身上掛了節慶燈飾。

生共榮的路徑，就是學習去尊重每個群體的文化，相互理解包容。例如每個族群都有自身的集體記憶，各自透過母語去書寫與傳承。像是台語文學裡，豐富精彩的民間傳說如虎姑婆、林投姐、陳守娘等等，每個故事都有相當深刻的寓意，反映了時代的社會氛圍；而 1949 年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後，也有大量外省軍民跟著來到臺南。眷村出身的作家如蘇偉貞、袁瓊瓊、蕭文等人，接連描繪了大時代下，戰後移民的悲欣愛愁。

揚帆大員港，迎向全世界

安平港曾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商港，港邊也留下了許多跨國浪漫的綺想。清代先民在五條港前整裝集貨，從安平港出發，沿著黑水溝到澎湖、再到金廈潮汕，是通往季風亞洲的國際航線。而 1858 年天津條約開放安平港對外貿易，各地商賈都在此地薈萃雲集。

臺南的音樂家許石，曾經跟作詞家陳達儒合作，譜寫了《安平追想曲》這首膾炙人口的名曲。裡面唱到：

身穿花紅長洋裝，風吹金髮思情郎。想郎船何往，音信全無通，伊是行船遇風浪，放阮情難忘……

描述一名安平的女子，因愛上了外國的船員，生下了一名女孩，結果外國船員一去不回，他只能每天站在港邊，等待愛人歸來。沒想到自己的女兒「金小姐」（因為她的頭髮是金色的）後來也愛上了外國船員，與母親一樣每天到港邊眺望情郎。後來金小姐母女的故事，成為當地口耳相傳的傳說，目前在東興洋行前的小公園，還立有一座金小姐母女的雕像。

不過到了日本時代，因為五條港水路及安平港淤積嚴重，日本人另外在旗津擴大修築打狗港，於是貿易重心逐漸移轉到高雄。到了 1921 年，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來到臺灣旅遊，寫下名篇〈女誠扇綺譚〉。內容描述佐藤春夫與友人到五條港及安平附近觀光，看到的已經是商港沒落後的景象。而作家探險的荒廢大院，以及大院裡所窺見的懸疑事件，彷彿踏進府城傳統與現代、舊社會與新文明交疊衝突的時光蟲洞。在日本人眼中，臺南已經是個充滿舊日風情、南國浪漫的百年古都。西川滿來到臺南旅行後，也以鄭氏王朝的故事，寫下了〈赤坎記〉——經過荷鄭清日漫長歲月，政權輪替時的戰爭煙硝已經淡去，只留下文學的無盡想像。

而日本時代建立起的新式教育制度，也讓臺灣人大步迎向現代美學與思潮。1933 年一群臺南的文藝青年——從東京留學回來的楊熾昌、李張瑞、林修二，畢業於臺北醫學院的張良典等人，共同組成了「風車詩社」，發行名為《Le Moulin》（風車）的同人雜誌。刊物名為風車，就是致敬法國巴黎「紅磨坊」上著名的風車標誌，是物質文明的象徵，也是一種現代與前衛的姿態。可以想像在 1930 年代，楊熾昌他們在藝術表現上，高蹈昂揚的精神。可惜《風車》只發行 4 期，且幾乎都在戰火及政治壓力下遺失了（風車詩社成員很多人都遭遇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迫害），目前僅有臺文館典藏一件第 3 期的孤本，得讓後人一窺 30 年代的前衛風格：

我為了看靜物閉上眼睛……
夢中誕生的奇蹟
轉動的桃色的甘美
春天驚慌的頭腦如夢似地——
央求著破碎的記憶。

青色輕氣球
我不斷地散步在漂浮的蔭涼下。
這傻愣愣的風景……
愉快的人呵呵笑著煞像愉快似地
他們在哄笑所造的虹形空間裡拖著罪惡經過。

而且我總是走著
這丘崗上滿溢著輕氣球的影子，
我默然走著……
如果一出聲，
這精神的世界就會喚起另外的世界！

——〈日曜日式的散步者——把這些夢送給朋友 S 君〉楊熾昌作，葉笛譯



3 | 4 3〈女誠扇綺譚〉，佐藤春夫著作，2020 年由中央公論新社出版。
4「風車詩社」發行之《風車》雜誌第 3 期。



壓迫與抵抗， 臺灣意識進行曲

當然臺南的文化，並非只有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。自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臺之後，無數殖民壓迫、移民衝突都在這片土地上循環爆發，荷蘭時期的郭懷一事件；清代朱一貴起義，攻陷了臺灣府城；日本時代的「噍吧哖事件」；蔡培火及臺灣議會請願運動，志士們共同唱起的《臺灣自治歌》；戰後初期的「二二八事件」，律師湯德章血跡斑斑，在圓環上曝曬三日。這些壓迫與抵抗的歷史，真真切切地嵌入了臺南人的文化記憶深處。

出生於新化的作家楊逵，童年記憶非常深刻，當時鎮壓噍吧哖事件的軍隊，就浩浩蕩蕩從他家門口經過，那行伍森嚴而肅殺的景象，在楊逵心中埋下了疑惑、反抗的種子。後來楊逵寫下許多著名的作品，如〈送報伏〉、〈無醫村〉等等，都是在描寫殖民統治之下，人民遭受壓迫的情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出生於臺南府城的作家葉石濤，是臺灣本土文學史觀的奠基者之一。葉石濤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親眼目睹湯德章於圓環被槍決；也曾經跟著一群志士，在夜晚襲擊關廟的軍營，結果被哨兵開槍掃射，差一點就當場喪命。基於對時局的不滿，葉石濤也曾接觸過左翼人士黃添才、陳福星等人，參加過左翼的座談會。結果就因為這段經歷，使得他被情治機關逮捕，送到綠島關了三年。白色恐怖經驗使得葉石濤飽受折磨，有將近十年的時間無法創作，幸好在吳濁流、鍾肇政等前輩與文友的激勵下，重新筆耕文學評論、創作小說，最終透過〈紅鞋子〉及《台灣男子簡阿淘》等作品，回憶個人的白色恐怖遭遇。

葉石濤在重拾筆墨後發願：「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，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、作品，有系統的加以整理，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。」^①最終他在1987年寫成了《台灣文學史綱》，是第一部從本土現實關懷出發，完整爬梳臺灣文學史的專書，也成為了臺灣文學領域建構過程中，最重要的藍本之一。



5 | 6 |
7

5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。
6 葉石濤故居位於蝸牛巷，現今民宅林立。
7 葉石濤文學紀念館旁邊的花園。

而葉石濤從小在府城長大，深受這片土地的文化自信陶冶；從幼年至少壯經歷了太平洋戰爭、二二八事件、重新學習華語、最終乃遭到白色恐怖迫害。直到遷居高雄左營之前，葉石濤前半生參與了20世紀臺南歷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——葉石濤彷彿替蒼天代筆、彷彿替這片土地發聲，並匯聚鎔鑄了自身的情感經驗，書寫臺灣文學的前世今生。

葉石濤的故事、臺南的故事，就是在這樣殖民與移民輪轉、現代與傳統嬗遞當中，不斷衝突，也相互交融，一如這座島嶼跌宕曲折的身世。我們透過文學寫作、透過城市走讀，共同思索下一個歷史400年。



江昺崙

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博士班肄業、文字工作者。曾於溪州鄉公所、臺文館服務。參與過撰寫《史明口述史》、《終戰那一天》、《文協一百點：臺灣真有力地景指南》、《永遠的農人：李登輝與台灣農業》等書。

註 | ① 引述自葉石濤於1965年11月，在《文星》雜誌97期發表〈臺灣的鄉土文學〉段落。